

渡边淳一

わたなべじゅんいち 作品

化妆(上册)

化粧 上

程长泉 译



Watanabe
Junichi
WORKS



樱花拼命绽放，或许疲惫，
却是她的宿命。

暮色迟迟春日长，
唯有时光的流逝是绝对的。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渡边淳一
作品

化妆
化粧
(上册)

程长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化妆 / (日) 渡边淳一著; 程长泉译. — 青岛:
青岛出版社, 2017.4

ISBN 978-7-5552-4196-6

I. ①化… II. ①渡… ②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62354 号

化妆 by 渡边淳一

Copyrights : ©2005 by 渡边淳一
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.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: ©2017 by Qingdao

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简体中文版通过渡边淳一继承人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

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5-2015-49 号

书 名	化妆
著 者	(日) 渡边淳一
译 者	程长泉
出版发行	青岛出版社
社 址	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(266061)
本社网址	http://www.qdpub.com
邮购电话	13335059110 0532-68068026
策划编辑	杨成舜
责任编辑	刘 迅 E-mail: siberia99@163.com (日本方向选题投稿信箱)
封面设计	乔 峰
封面插图	裴梓彤
照 排	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
印 刷	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	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大 32 开 (890mm × 1240mm)
印 张	27
字 数	700 千
印 数	1-10000
书 号	ISBN 978-7-5552-4196-6
定 价	69.00 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本书建议陈列类别: 日本 当代 畅销 小说

目录

上册

- 樱花篇 / 1
- 嫩叶篇 / 63
- 初虹篇 / 112
- 夏草篇 / 161
- 川风篇 / 208
- 秋草篇 / 257
- 落叶篇 / 319
- 初春篇 / 345
- 李花篇 / 404

下册

- 阳炎篇 / 453
- 牡丹篇 / 485
- 向日葵篇 / 539

- 灯笼草篇 / 572
抚子篇 / 629
乱菊篇 / 684
时雨篇 / 717
柊树篇 / 752
山茶篇 / 778
春分篇 / 811
重回樱花篇 / 828

樱花篇

“樱树开花为什么这么拼命呢？”

槿子双手按着红毛毡垫子说道，声音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惊讶。里子刚端起酒杯，听槿子如此大发感慨，放下酒杯问道：

“拼命？什么意思？”

“难道不是吗？樱花树根本用不着这么竭尽全力吧！整棵树就像着火了似的。”

“说什么傻话！樱花根本不是想拼命绽放才那么卖力的，到了四月就开花是樱花树的宿命。真是可怜的宿命！”

“可怜？”

“难道不可怜吗？竟然把自己这么美好的东西暴露给那些素不相识的人。被赞美也只是四五天的时间，过后就无人理睬了。我可不想成为那样的人！”

“你和樱花根本不一样！”

“我很明白。不过我不喜欢过于拼命的樱花。赖子姐姐，你是怎么想的？”

槿子问跪坐在右边的赖子，赖子微笑着回答道：

“开花倒是没关系，但是那么拼命绽放的只有花啊！”

“只有花不可以吗？”

“和叶子比起来，花还是太多了，没有一些叶子陪伴的话，还

是会累的。”

“还是赖子姐姐和我的感觉一样！樱花不好的地方就是只顾着拼命开花太累了。”

“把姐妹们领到这么累的地方真是罪过啊！给姐妹们添麻烦了！”

里子一本正经地低头向姐妹们道歉。

“姐姐！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！只是这里的樱花太美了，我忽然想贬损一下这些樱花。”

母亲阿常和里子的丈夫菊雄在旁边苦笑着听三姐妹这些无趣的交谈。

今天是长女铃子的七周年忌辰，仪式结束之后，全家五个人在“松山阁”吃了午饭，然后到原谷赏花来了。

最初提议来原谷苑赏花的就是里子。

刚做完法事就去赏花，听起来或许有点儿太不严肃了，可是日头还很高，姐妹三人也很久没聚在一起了。里子另外还有一个想法，做完法事大家心情都很郁闷，去赏赏花换换心情也不错。

大家对里子的提议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赞成，可现在都四月二十日了，京都城里的樱花几乎都开完了。

要说还剩下一些樱花没开的就只有御室那个地方了，可是那个地方太有名了，这会儿去那里观赏迟开的樱花的游人一定是摩肩接踵。

在这一点上，原谷就没有那么有名，而且不太远，沿着金阁寺后面的近道开车从松山阁到原谷也就五六分钟的样子。

一年前，里子很偶然地被丈夫菊雄领着去了一次原谷，当时被那里的樱花之美深深地震撼了，记得自己对那里的樱花之美惊叹不已。

那片六千坪的台地稍微有几分倾斜，山樱、垂枝樱、牡丹樱漫山遍野，感觉整座山都是樱花。

这座山属于私人所有，主人出于爱好种下了各种樱花树，好像从十几年前开始对公众开放。

只有白天可以上山赏花，虽然进山要收费，但正因为有这些门票收入，樱花树和周围的环境才得以保护得很好。

原谷正如其名，因为坐落在鹰之峰脚下的山谷中，气温要比市区低两三度，所以樱花也开得比较晚。

“京都还有那样的地方吗？”

里子提议来原谷的时候，就连在京都生活了六十年的母亲阿常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。

“那个地方简直太美了！”

最后，由菊雄开车，一家五口直接来到了原谷。

赖子和槿子两人嘴里说什么樱花开得太拼命了，樱花太累了，也可以说两人对过于美丽的樱花心生嫉妒。

“咱们该回去了吧！”

过了二十几分钟，赖子看了看手表。

“都两点了，这会儿去坐新干线，到东京就晚上七点多了！”

“姐姐还是要回去吗？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再多待一天好好放松一下不好吗？”

“那可不成！不管怎么说我属于新生势力，和你们这样的老字号没法比啊！”

“姐姐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们也很不容易啊！”

里子看了一眼坐在边上只顾喝汽水的菊雄，菊雄好像没听见的样子，什么也不说。

“你身边不是还有菊雄和母亲吗？光凭这点你就可以放心无忧了。”

“那可不是！我很辛苦的！”

里子三年前刚接手了母亲在高台寺附近经营的料亭（日式高级饭庄）“葛乃家”。葛乃家是从明治末期祖母那一代传下来的，在京都也属于一流的老字号。

菊雄是大阪料亭“清村”的二公子，以前来葛乃家学习的时候被阿常一眼相中了，三年前和里子结婚，入赘做了葛乃家的上门女婿。

菊雄举止稳重，很像个料亭的公子哥。在旁人眼里，里子看上去夫妻和睦很幸福。

但里子自有里子的难言之隐。母亲表面上已经退居二线了，可依旧对店里的各种事情指手画脚，一边是事事过问的母亲和身为上门女婿的丈夫，一边是在葛乃家做事多年的女服务员们，里子夹在她们中间，费心劳神，很是辛苦。

“我的酒吧哪怕只休息一天，客人们就说三道四地发牢骚，实在是容易啊！”

听赖子那么说，里子也是一副不肯服输的样子。

“姐姐那边和我们一样啊！”

姐姐要想继承家业的话早就接手家里的料亭了，可她不是一意孤行，很任性地离开这个家了吗？里子很想那么说，可要说到那个份儿上就太露骨了。

“赖子姐姐出门到店里去的时候嘴里总说‘要上战场了’。”

在东京上大学的槇子在一边插嘴，她很了解赖子姐姐的生活。

“我不知道店里的生意有多忙，就像上战场似的？就像樱花一样，姐姐是不是有点儿太要强太拼命了？”

里子的口气显然带着几分嘲讽，可赖子很直率地点了点头。

“我或许就是棵樱花树，花瓣转眼间就落了，最后变成一棵全是毛毛虫的枯树。”

“别说那么丧气的话！”

“好了！走吧！”

“就因为姐姐一个人，这也太匆忙了吧？”

在赖子的催促下，里子拍了拍和服的前襟，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。

虽说原谷这个地方不是那么有名，但或许是听说了这里是观赏迟开樱花的绝佳去处吧，今天来原谷赏花的游客很多，租来的赏花用的毛毡坐垫上几乎都坐满了人。

三姐妹跟在菊雄和母亲身后从坐在地上赏花的人们中间穿了过去。

母亲阿常身穿灰绿色的和服，手里拿着一件黑色的和服外褂，大女儿赖子穿着紫藤色的和服，二女儿里子穿着浅绿色的和服，三女儿槿子则穿着一件胭脂色的和服，后面还有用银丝绣的家徽。

因为是做完法事回家，三姊妹都穿着素色的和服，腰间束着黑色的和服带子。但三人并肩而行，看上去确实很引人注目。

赖子身材纤细苗条，一张俏脸小巧而精致。她今年二十八岁，为了与和服相配，她把秀发高高束了起来，如果穿西装再把秀发放下来，看上去只有二十四五岁。

里子比姐姐小两岁，今年二十六岁，身材丰满却小巧玲珑，不愧是京都女子，肤色白皙，樱桃小口稍稍有点儿地包天，煞是可爱。

姊妹三人中年龄最小的是槿子，肤色很白，说起来和里子比较相像。她今年二十一岁，正在大学里读大三。

赖子还在京都的时候，葛乃家的三姐妹美貌出众，被誉为三朵

金花，在高台寺一带和料亭圈里可谓无人不晓。

但是，铃子还活着的时候，四姐妹打扮得花枝招展走在大街上的时候，那景象只能用壮观来形容。

四姐妹在附近的男人们中间也备受夸赞，都说看四姐妹远比赏花更赏心悦目。

尤其是铃子和赖子，因为两姐妹是双胞胎，长相、身材就不用说了，就连举手投足都非常相似。每逢新年和祇园祭，四姐妹一起出门走在大街上的时候，总有男人慢腾腾地跟在身后。

但是，四姐妹一起上街也就屈指可数的那么几次。

铃子和赖子从十六岁开始学艺做舞伎，到了二十岁的时候，姐妹俩先后成了艺伎。两人从小时候起就学习京舞和清元，在母亲的劝说下，毫无抵触地做了舞伎，可做了舞伎才发现，舞伎几乎没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，一天的大半时间都忙于学艺和宴席陪侍。

里子和槇子看到了两个姐姐的辛苦，从一开始就没有做舞伎的想法。

不过，因为里子将来要继承茑乃家的料亭生意，只有她一个人去做了两年的舞伎，而且也只是为了去学习一些礼仪规矩。

说起槇子，压根就没有在花街上从业的想法，而且母亲阿常也从未强迫她去做舞伎。

铃子去世的那年才刚刚二十二岁，槇子那年才十五岁，再怎么漂亮，毕竟还都是孩子。

正因如此，当年被称为四朵金花的时候年龄尚小，而现在三姐妹并肩走的时候，自然有一种成熟之美。

“天啊！美女！”

醉醺醺的赏花客看到三姐妹袅袅婷婷地走过来，就高高地把手举了起来，周围的男人们也都目瞪口呆地看傻了。

沐浴着男人们那热辣辣的眼光，赖子昂首挺胸直视前方往前走，正因为她五官精致，所以给人的印象有几分冷艳。里子或许是出于职业的习惯吧，稍微弯着腰，有时候脸上甚至会露出几分讨好的笑。即使来到这样的地方，说不定也会遇上老主顾，平日里养成的那种时时关照客人的习惯这会儿显露了出来。

三人中最为紧张的是年龄最小的槇子，即使有人跟她打招呼她也目不斜视。那种生硬古板的表情反而让她显得愈发清纯和天真烂漫。

母亲阿常虽然已经年届六十，但因为表演京舞多年，腰肢挺拔，虽说年老但绝未色衰，当年被称为东山一带首屈一指的美人，现如今美貌依旧。

也有赏花客窃窃私语，或许有人认出了葛乃家的三姐妹。

母亲和姊妹三人穿过樱花隧道，走到了原谷苑的出口。菊雄把停在对面停车场里的车开了过来，四个人坐进车里，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。

“天啊！真把我累坏了！”

“直接回家是吗？”

菊雄问了一句，握住了方向盘。里子坐在副驾驶座上，阿常、赖子和槇子三人并肩坐在后排座位上。

“妈妈累了吗？”

“确实有点儿累了，可是看到了那么漂亮的樱花，今天真是养眼了！”

阿常被女儿们围着，脸上露出了微笑。

“姐姐下次什么时候来？”

“是啊！什么时候来呢？”

“黄金周休息，想来的话就能来吧？”

“话是那么说，可是酒吧有可能要装修，吧台有些不方便，地毯也脏兮兮的。”

“搬进现在的店里有几年了？”

“差不多有三年了吧！”

“日子过得真快啊！”

六年前，赖子把户籍从祇园迁到了东京的新桥。在新桥做了三年酒宴陪侍之后，在银座的并木通开了自己的酒吧。

酒吧面积只有十五坪左右，在银座的酒吧中属于小的，但这种小型酒吧经营起来反倒容易一些。

“姐姐真了不起！”

“哪有什么了不起！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谁都能做！”

“话是那么说，可我绝对做不来！”里子心悦诚服地说道。

母亲阿常只是面无表情地目视前方，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听。

车子好像已经穿过莲花谷到了金阁寺的旁边，从那里穿过马场町就上了西大路。槿子或许是累了吧，把额头抵在车窗上睡着了。午饭时虽然喝得不多，也可能是这会儿酒劲儿上来了。

不多会儿，车子就上了西大路，里子好像忽然想起来似的说道：

“对了姐姐！半个月以前，熊仓到店里来了。”

赖子瞬间皱起了俏眉。

“和谁一起？”

“两个人一起来的，另一个好像是他的客户，他还和以前一样大声喧哗，派头十足。”

“你又让他进店了？”

“是啊！他出手很大方，说起来，他也是客人，我总不能把人撵回去吧？”

“他可是铃子的……”

“那个我知道。可是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再者说，和料亭也没什么关系啊！”

接下来，赖子和里子沉默无语，只听到汽车发动机那单调的声音。里子好像难以忍受这种沉闷，过了一会儿，打破沉默说道：

“可是，他一定为铃子的事情感到后悔吧！”

“不管他怎么后悔，还是不能原谅他。世上的事情，有的可以原谅，有的不能原谅。”

“你说得也对。”

“我绝不原谅他！”

赖子不屑地说着，用力把手指插进和服带子里，好像要把这种不快的心情塞进去。

高台寺在东山脚下，有一条坡道通往高台寺，走到坡道中间往右转，就看到一道石头墙，沿着石头墙下面的路往里走一百米左右就是葛乃家了。

入口是一道草屋顶的山门，从山门到本馆是一条长满青苔的石板路，左右两侧的树丛里安放着一盏盏方形纸罩座灯，看上去就像路标一样。

这会儿天还没有黑，看见总管站在门前上下车的门廊里，正拿着胶皮管往地上洒水。

车子慢慢地停在了门廊的尽头，车轮碾过路面上的沙子发出了沙沙的声音。

“天啊！这么早就回来啦？”

见总管跑了过来，阿常第一个把头从车窗里探出来。

“我们不在家的时候，没有什么情况吧？”

“没有什么情况！女服务员们什么都没说。”

阿常点点头，姊妹几个从车上下来，轻轻地伸了个懒腰。

“天啊！真把我累坏了！”

“说什么呀？车子在路上跑的时候，你一直在磕头打盹儿！”

“就是啊！中午喝酒酒劲儿上来得太快了！”

女人们叽叽喳喳地说着，从门廊尽头的木头后门走了进去。葛乃家是一座古旧的木制二层楼，房间大大小小的有十六间，其中视野最佳的是西侧的“夕阳间”。从这个房间的窗户望出去，目光越过建在山麓斜面上的庭院，可以看见远处的八坂塔。每到傍晚时分，沐浴在夕阳里的那座五重塔金光灿灿，所以祖上把这个房间命名为“夕阳间”。

曾有一位著名的画家把这个房间画进了画中，画面是一个舞伎正手扶栏杆，从这个房间远眺八坂塔，身后是一条华丽无比的垂带。

傍晚时分的景色自不必说，夕阳落山之后的夜景也美不胜收。透过松树和楠木的枝丫，可以看到京都城区的万家灯火。

据说，这个庭院是祖先代的时候建成的，面积有五千坪。春天有杜鹃花报春，秋天有红叶添彩，现在正是白玉兰晶莹洁白的季节。来到这个院子里的人，可能被鲜花吸引而忘记欣赏其他的点缀，这座庭院里的石头可都是特地从鞍马、贵船和那智等地方订购的，通往后院茶室的路边上有一个洗手钵，洗手钵旁边配着一块三张草席大小的大黑石。

从庭院到房屋，处处透出老餐馆独有的那种古朴沉着的雅趣。

但是一家人住的房子却是钢筋混凝土的西式房屋，和表面的古朴典雅风格不相符。不过，家人居住的西式房屋建在本馆后面的树林里，地势比本馆低，所以不会被客人们看到。

那些饭馆和料亭的经营者，或许是因为平时都在古色古香的木制房子里工作的缘故吧，他们的住宅却多是时髦的西式建筑，葛乃家自然也不例外。

这座西式房屋是十年前里子她们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建起来的。建筑面积有二十坪左右，虽不是很大，但毕竟有三层楼，八个房间。一楼是茶室、阿常的起居室和佛堂，二楼供里子她们居住，三楼供客人和女服务员们居住。

虽说是座西式建筑，但阿常是个在沙发上也要盘腿坐的人，所以一楼都是榻榻米房间，三楼也有一个日式房间。赖子在那里换好衣服之后，来到二楼里子房间的门口。

“里子！我这就回去了！”

“哎呀姐姐！这就要走了吗？”

“是啊！即便是现在走，也只能勉强赶上四点半的新干线。”

“那顶帽子很不错啊！”

赖子穿了一件藏青色的乔其纱夹克，头上戴着一顶同样颜色的宽檐儿帽，手里提着一只同样颜色的旅行箱。

“我也想戴顶帽子，可是我好像不太适合戴帽子啊！”

“没有的事！里子的话，那种鸭舌帽可能更相配！”

“可是，戴帽子的人必须像姐姐那样身材苗条才好看啊！我一阵子或许有点儿中年发福了。”

“说什么呀！妹妹比我还年轻！”

“虽说如此，可操持料亭这种生意，感觉身心都越发老气横秋。”

出于生意的需要，里子几乎每天都穿和服，她很羡慕能把时髦华丽的洋装穿得如此得体的赖子。

“好了，我得走了。菊雄呢？”

“他去本馆那边了，不用跟他打招呼了。你还是去给母亲打个招呼吧！我觉得母亲还想让姐姐多待些日子。”

“没有的事！母亲刚才还说我最好早点儿回去呢！”

“那一定是违心的话！明明想让你多待些日子，嘴上却不肯说

软话，母亲就是那么个脾气嘛！姐姐不在家的时候，母亲总是为你担心，经常说，不知道赖子现在怎么样了。”

“可是，我是自作主张离开这个家的啊！”

“正因为那样母亲才更喜欢你，不是吗？”

“不是的，母亲最疼爱的是继承了家业的里子妹妹！算了吧！那些事情其实都无所谓！里子妹妹多保重。”

“姐姐也要多保重！对了！车子是怎么安排的？”

“我把这事儿给忘了！妹妹能给我叫辆出租车吗？”

赖子见里子点头，提着旅行箱下到了一楼。赖子走进茶室，发现母亲阿常把佛堂都打开了，正背对着她从衣橱里往外拿和服。赖子对着母亲稍微有些发福的后背说道：

“妈妈！我要回去了！”

听到身后赖子的声音，阿常慢慢地转过身来，或许是因为绿叶的反光透过窗玻璃照进来的缘故吧，母亲的脸色看上去有些苍白。

“你要坐几点的火车？”

“还没决定好！这会儿去火车站，准备来哪趟就坐哪趟。”

听赖子这么说，阿常点点头，接着把衣柜前面的纸包推到赖子面前。

“你要不要把这件和服拿去？”

“啊？您说是要送给我吗？”

赖子忽然两眼放光，放下行李箱，急忙把捆着纸袋子的绳子解开了。

“哇！好漂亮！”

那是一件适合外出时穿的和服，上面是樱花和远山的图案。

“我真的可以拿走吗？”

“对你来说可能有点儿太素气了。”